

中國近現代女性
學術叢刊續編捌

綫裝書局

主 编 孙晓梅
第十二册

中国近现代女性学术丛刊续编（八）

线装书局



第十二册

记丁玲·续集

沈从文著 一九三九年七月

..... 一

现代女性

陶菊隐编译 一九四〇年一月

..... 一九七

新妇女生活的里程

裴小楚著 一九四〇年一月

..... 三三三

沈从文著

记丁玲·续集

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

記 丁 玲

續 集

沈 從 文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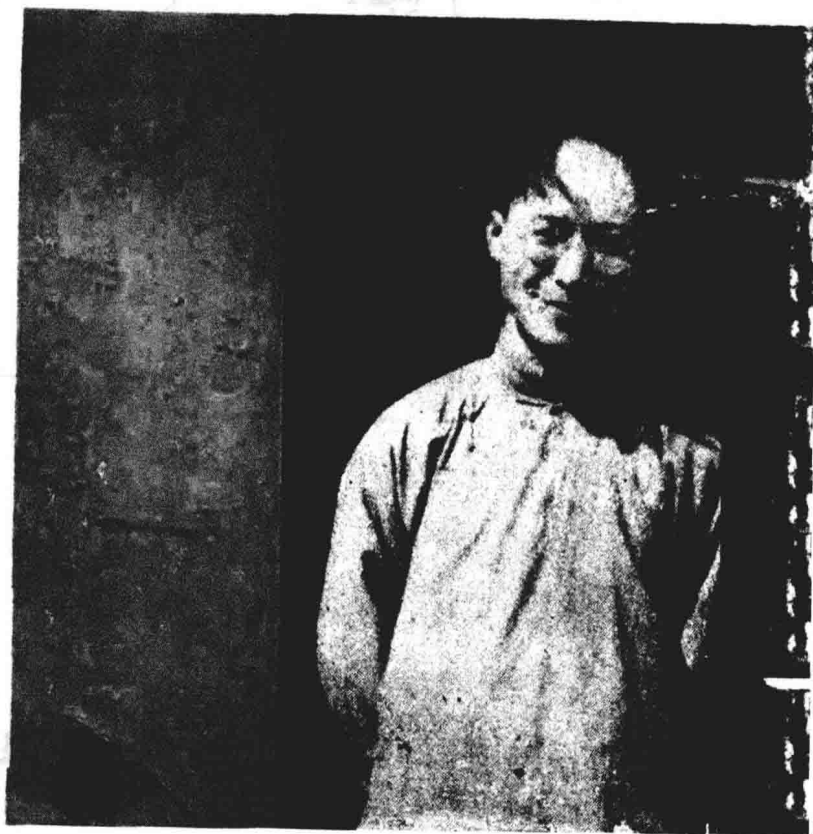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良友文叢書之十

記丁玲

續集

沈從文著



過上海時我住在北京路清華同學會寄宿舍，到了第四天，得了個他們住處的通知，方過呂班路萬宜坊六十某號去找尋這兩個朋友。那天兩人都出了門，只一個籐製搖籃裏，躺着個大頭圓臉的小孩子，睡得正好。他們因為知道我會來，並不鎖門，桌上留有一個字條，要我同小孩玩玩，且告我過兩點鐘他們方能回家。我在小孩籐籃邊坐了一會，欣賞了這小生物睡態約莫一點鐘，既不見兩人回來，也不見小孩醒覺，故也留下一個字條，說：「我坐了一點鐘，擰了小孩子的小臉三下，這小東西不醒，你們又不回來，我還得作點別的事情，只好走了。」

兩人當晚來我住處時，恰好我又不在家。

第二次我在萬宜坊見着了這兩個人。不見面以前，我從南京方面先就聽人說起關於他們半年來生活變遷的各種傳說。這些傳說恰如關於說到我的一部分神話，那麼又荒唐又古怪，使人極其難於相信。從那些傳說裏，既不能找尋什麼線索，也不能得到別的意義，只令人發生一個感想，便是「中國一切都無什麼顯著的進步，然而屬於個人方面的謠言，則因被海上風氣所推動，顯然進步多了。」在當時，關於海軍學生與丁玲的生活傳說，是特別為幾份小報所樂於造作的。

見面時我便把一切關於兩人生活上的新事，加以追詢，兩人都微笑不答。我於是輕輕的拍着小孩子的臉，向小孩子說：

「小東西，你說說，六十個白日照到你頭上，有了些什麼感想？」

那母親正爲小孩子調理牛奶，把從老虎灶剛買來的開水，倒進一個瓷罐中去，代爲回答說：

「感想多啦！爸爸同郵差一樣媽媽同娘姨一樣，……」說着且微答着。「若過十年或二十年，我們小頻能夠寫他的回想，爸爸媽媽又恰好全已離開了這個人間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，或關到牢獄樣，或流放到新疆，不能夠再見面了，他一定將這樣寫他的自述：『我是個無名郵差的兒子，我的媽媽似乎是個成衣人，又似乎是個作零工的娘姨。』……」

海軍學生說：

「我們小頻纔不會再來做這種沒出息事情了！你瞧他那樣子，他八歲時一定就會開飛機。」

「倒真有點像個飛機師。」我說「學會了開飛機，把爸爸媽媽裝載在飛機裏，經過西伯利亞的雪地，飛往莫斯科，這逃亡一定是很意思的。」

海軍學生把寬寬的肩膊聳了一下，對於這個不是隱喻的隱喻有所糾正：

「到那時節我們不需逃亡，飛機的用處只在捕捉逃亡！……」

「那麼應當輪到我逃亡了罷。小飛機師，你說怎麼樣？」

小孩子儼然完全明白我們的言語，呀呀的喊着笑着。

海軍學生說：「小東西你笑，你有什麼可笑的！」隨即他就劇烈的把搖籃動蕩起來，似乎想訓練小飛機師似的。小孩初初受了點兒驚，尙呆呆的把眼睛對爸爸望着，後來忽然呀的哭了，丁玲女士攔下

了牛奶瓶，推開了海軍學生。

「頻，你真是……坐那邊去。不要胡鬧！走開！說你們的事情去！」

我們於是離開了小孩子坐到床邊去，儘作母親的喂小孩子牛奶。我就同海軍學生提出在武昌，在南京，在上海，所聽到關於他們兩人的種種謠言，且問他們半年來事實上如何打發這一大堆日子。

海軍學生似乎不願那麼正正經經來討論這個問題，手指着丁玲：

「瞧，做母親的就是這個樣子，做父親的照例打點雜，譬如——你不要問吧，上海小報對於我們消息特別多，但彷彿還無一次消息提到我們多了一個小孩，你想想，你就明白這些消息應當打個如何折扣了。」

我說：「報上說你做了黃包車總司令，組織這一部分羣衆，且指

揮這部分勞動者作種種爭鬥。」

海軍學生說：「在同樣這種無聊小報上，另外一時就說你在青島買了一所大房子。」

「但南京××說已成為××的一個什麼長。」

「什麼長？你相信××的話嗎？他說你是過南京做官的。你到了南京，自然是一種事實，我且問你預備做的是什麼官？」

丁玲把奶瓶的象皮嘴塞入小孩口中後，要我們去看小孩。房中火爐似乎稍熱了些，小孩紅着臉龐，閉着眼睛，吮吸着攔在身邊小瓶中的奶汁，神氣儼然，十分可愛。我們把話轉到小孩方面來了。

說到小孩養育問題，作母親的便搖頭苦笑，告給我兩個月來作母親的一份經驗。半年來兩篇文章皆在無辦法安排情形中，支持日子的

艱難，也就可以想像得出。爲了小孩的出世，母親不得不過醫院去躺下，父親不得不過各處去借錢。母子雖安全出了醫院，家中憑空多了一個消費者，一面哭着要吃，一面還哭着要換髒尿布。且因爲習慣不好，小孩子似乎明白將來的憂患，得趕快把身體發育長大，方能應付未來的命運，故半夜深更也總得吃奶兩次。不理會吧，哭嚷得怪慘，起來安排一下吧，兩人應分的睡眠時間可縮短了。而且奶粉的消耗，也真夠作爸爸媽媽的躊躇，小豹子似的食量，吃了又吃，還總覺得不夠，正像有意同父母爲難，有意用這種事情來嘲笑兩個不應該生育居然生育小孩的父母。這樣那樣談說關於小孩子的事情大約一點鐘，小孩子慢慢的把奶汁吸盡，含着微笑睡去了。

分別時約好兩人隔日過我住處去看幾個朋友，兩人第二天果然就

來到我的住處。那天約定在我那里吃飯的，一共有六個人；六人中有三個大學教授，一個大學生，一個醫生。一個銀行科員，這些人並不同丁玲相熟。聽說那麼一個圓臉長眉的女孩子就是丁玲女士時，各人都略微顯得驚訝，座次言語彷彿也矜持了些。各人拉着她問了一陣關於上海婦女運動的話語，她就說這類事情，女青年會中人知道的也許比她本人知道的多些，因為這同婦女時裝展覽是差不多的東西，她平時不大注意。又說到紗廠中女工問題，丁玲也無什麼意見。在這類人面前她照例說話不多，事實上也無話可說。朋友們吃過飯走去後，兩人還同我談着屬於上海方面的各樣事情，我又提及一些關於兩人生活的傳說，希望他們告我一點比較實在的消息。

我其所以一再詢問他們這一件事情，……因為各方面傳說都言海

軍學生×××，××××××××，上海方面租界中的政治運動，雖常常同長江一帶軍事變化毫無直接關係，然對於另一方面，有間接關係。且××方面將來的問題，若不能相互爲用，則一切計劃將成爲租界中的兒戲，結果乃不過一二文人負隅固守的夢想，所謂左聯文學運動也將轉入空泛與公式情形中，毫無樂觀希望可言。我意思以爲他們對於上海以外的情況，能多知道些，對於他們或有利益些。對於的教育，軍事，經濟現狀，以及種種方面的報告，多明瞭一些，也就是可以多作出些有益於那個理想的事情。

他在我面前並不承認他的事業，只從平常意見交換中，我却明白了他對於事情太缺乏正確的認識了。他太信任了某一方面統計及其他文件的紀載。他對於事實既有了誤解，一切未來估想，便全盤不可依

據。譬如……若……這革命的得失還能有什麼可說？總而言之他住在上海，上海能容得下他們。不過利用觀念來說明這個民族的慾望，所知道的那麼少，想要說的問題又那麼大，未免離事實太遠一點了。

海軍學生當日因事須過北四川路，我們應談的話似乎還多，所以丁玲即留在我那里等候。海軍學生走去後，我又問她是不是如傳聞所謂，兩人真忙到並吃飯也無空餘時間。

她用著坦白的語氣說：

「爲了那小孩，我們忙到不吃飯，不睡覺，已經快兩個月了。頻總還得作點事情。我呢，你知道我不會作母親。我們正預備把小東西送回湖南。」

「頻作什麼事情呢，是……」